第二十二卷目錄

便溺部彙考

本草綱目 人屎 屎清 屎黃 屎白 屎霜 屎炭 屎汁 屎尖 屎珠 屎花 屎蘚 屎蟲 屎蟲 屎蟲

便溺部彙考

本草綱目 人屎 溺 屎 溺 屎 溺

辨疑云誇虛吐鰥咯血須用童子小便其効甚速蓋
喪斯證除降火清瘀血止吐鮮諸血但取十二歲以
下童子溺其方尚褐鹹酸多乳來欲以助水道可用一
蓋人無汁液血虛之證也又或無乳之日進二三服寒
天則重湯溫服久自有効也又或無乳亦無已云傷寒少陰
證下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而躁者用人尿膏膠
汁桂枝等味均白通湯豐用藥中其人氣相從可去格
拒之患也

溺白垢釋名

李時珍曰淳流焉蓋此乃人病垢下白垢也以風日
久腐者爲良人藥並以瓦煅過用

溺白垢氣味

鹹平無毒大明曰凉

唐本曰鼻衄湯火灼瘡蘇恭曰燒研主惡瘡大明曰
治傷熱勞熱痰心煩熱風狂湯疾李時珍曰除火
清瘀血治咽喉口齒生瘡相連者取出血肌唐汗血

溺白垢釋明

朱震亨曰補肝火二焦火並膀胱火從小
便中出蓋陰虛則肝火從小便中出故補肝火
降相火清瘀血蓋鹹能潤下走血故也今人病口舌
生瘡用之效也張思順用人中白散即時血止又疑
陵氣實發蒸勇血如徳曰去髮紅頭空空然洗潤之
用人白藥法之即止並不再作此皆散血之驗也

秋石釋名

李時珍曰淮而去其色已自變堅也

秋石氣味

鹹無毒大明曰凉

李時珍曰虛勞冷疾小便遺數海藏曰濁厚嘉謨曰
泄腎水惡丹田冷氣元脚根位令安五臟潤三焦
清瘀熱治腎悉數堅魂明目清心延年益壽

秋石發明

李時珍曰古人惟取人中白人尿治病取血泌
除降火殺蠱解毒之功也王公貴人惡其不潔方士
遂以人中白說法鼎爐爲藥秋石藥尊作水雲錄極
稱陰陽二煉之妙而現研得方云秋石味鹹走血使
水不制火久服令人成渴疾蓋血物既盡鼎爐其氣
近溫熱不宜

辟石主治

李時珍曰消堅辟治吟脹

婦人月水釋名

時珍曰女子陰類也以血爲主其血上應太陰下應海潮月有盈虧潮有朝夕月水信月經經者常也有常期也天癸者故謂之月水月信月經經者常也有常期也天癸者天一生水也邪衝來謂之紅鉛謂名也女人之經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過或塞其病也變化常而古人不知有行期只住血妄立名或取耳出血者是謂逆行有三月一行者是謂滯塞者是謂造年有一年一生不育受胎者是謂脂瘕有受胎而不受胎者是謂脂瘕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墮者是謂墮胎俗名墮胎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患而不覺者是謂漏脂血暴以氣血有餘不足爲患也亦不異于常矣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其常也又有女年十二十三而產子如蒋記室所載酗音婁六十餘生一男一女者此又異常之尤者也學醫者之於此類愚亦宜留心焉

氣味

鹹一無毒

主治

陶弘景曰絫毒簡升女勞復

月經衣主治

陳藏器曰金瘡血湧出衣熱燒之又主疔瘡傷及箭鏃入腹

發明

時珍曰女人入月惡寒發熱樓按君子遠之爲其不潔能損傷人物也

大津調黑豆煎令以麻油作錢凍令蒸煮去藥 宗奭 煎煮
丁雇初起時欲破以熱屎尖傅之則即易不過十五遍
即根出立愈 方 金
五色和丹黃黃能湯飲二合并塗之 方 金
九蒲有蘊乾人屎乾牛屎燒灰上藥間其氣即出
若痒則易之蟲盡乃止 方 金
小兒臀紫人屎灰傅之 藥對 方 金 藥性
小兒臀紫人屎灰傅之 藥性 藥對
毒後陰蛇人屎灰傅之 藥性 藥對
鬼箭頭出小兒囊和雞蛋煎煎塗之 千 金
金瘡嚼出人屎末粉之即入 方 金
蚯蚓血出止用人屎研傅之 方 千 金
馬血入鼻衝猛用人糞一鷄子大服之汗塗之 方 千 金
毒蛇咬螫人屎厚封之即消 方 千 金
蠱毒百毒毒時氣熱病口鼻出血用人屎尖
七枚燒矢水調頓服溫覆取汗即愈勿輕此方神驗
者也 藥性 藥對
諸毒卒惡熱悶欲死者新糞汁水和服或乾者燒末
漬汁飲名效棺湯 藥性 方
解藥諸毒藥有三種交廣英人用銅作箭鏃鑱
皮肉便黃黑沸爛而死若中之覺飲汁塗之雖此
被妙又一種用射筒盲塗箭鏃宜此方 藥性 藥對 方
野葛子毒及山中毒蜀椒死者方飲糞汁一升即活
藥性 藥對
滿肉胭脂人屎燒灰酒服方寸匕 藥性 方

惡犬咬傷方塗藥能即人屎也毒封之數日即愈 藥性 藥對
心腹急痛欲死用人屎同蜜搗勻新汲水化下 生生 編
人屎劑方
頭痛至極宜便一盡既心牛今同煎至五分溫服 藥性 藥對
熱病嘔噦煩悶宜便三合令之即止 藥性 藥對
骨蒸發熱一夜坐手自更取一升以蜜二匙和之
每服一夜半日更服此後常自已小便服之輕者
二十日重者五十日瘥二十日後當有蟲如蛔蟯在
身常出來此自服神驗 法藏 藥
男女法藏用童女便女用童男便斬頭去尾日進
一次乾燒研塗之月餘不愈 方 藥
久嗽涕唾時痰吾時寒熱頭赤氣急用童便去頭尾
少許五合以大粉甘草一寸四破邊之露一夜去甘
草半日頓服或入甘草末一錢同服亦可一日一剩
童子忌食五辛熱物 藥對 藥性 藥對 方
肺壞氣嗽同上
鬼氣疰方疹久吳崙日日溫服之 方 藥
吐血鼻衄大溺黃汁和勻服一升 日 華
黃疸鬱金末男便溫熱令之立止 藥 日
消渴重者男便溫熱令之立止 藥 日
三度瘧 急
瘧極滿脹諸藥不瘥者人溺一服一升下盡斤塊二
十日即愈 藥性 藥對
絞腸沙滿薰子小便服之即止 藥 薰
辛熱脹滿者人騎其腹溺脹中 藥性 方

下痢休急者人屎燒炒研以陳米飲調服
血淨重腰腳中一重肘一重杏仁鋪書以童便二升
同煎乾放冷任意食之 方 藥
蠱氣諸蠱無問新久童便一升入白蜜二匙攪去白
沫頓服取吐碧綠漆出鳥妙若不然蠱不除也 方 藥
中蜈蚣取人屎研塗之即愈 藥性 藥對
蠍螫毒人屎研塗之即愈 藥性 藥對
蜈蚣螫人屎研塗之即愈 藥性 藥對
蜘蛛螫人屎研塗之即愈 藥性 藥對
蜂螫人屎研塗之即愈 藥性 藥對
蜈蚣螫人屎研塗之即愈 藥性 藥對
蜈蚣螫人屎研塗之即愈 藥性 藥對
蜈蚣

火燒團絕不首人事者新尿朝服一二升良方金

刺在肉中溫小便滿之方金

人咬手指腫盛熱尿洗一夜即愈

蛇傷人令婦人尿干薑良

蛇傷人令人尿洗熱思處千金方治蛇毒

蛇蟲人足洗令尿便便方

蜂蠆螫人人尿洗之方

蜘蛛咬毒人臭人溺于大鑊中坐煮仍取烏鷄屎炒

滑酒服之不甚恐毒殺人

百蟲入耳小便少滴之

勞鑿已久童子小便來洗少頃滴之

赤目雜痛自己小便來洗即閉目少頃此以眞氣退去邪熱也

難下孤臭自己小便來熱洗兩頰下久則自愈

傷胎血結心腹痛取童子小便日服一升良

子死腹中以夫尿一升煮沸飲之方

合口傷毒人尿飲之方

解諸菜毒小兒尿和孔汁服一升

催生下胞人溺一升人乾薑各一分煎三遍熱飲便下

痔瘡痛用熱童便入麝三分洗之一日三次效方

人中白附方

大蚧久蚧人中白一團鵝子大綿五兩燒研每服二錢溫水服

諸藥出血方同上

熱蚧不止五七日不住者人中白新瓦焙乾入麝香少許溫酒調服立效

廣正生方聞人

偏正頭痛人中白地龍炒等分爲末羊膽汁丸芥子大每新汲水化一丸注鼻中當之名一滴金

水氣腫滿人尿薰令可丸服豆大日三服

腸氣成塊脾有一孔深半寸許其痛與常用人中白同人中白消入蜜口

小兒寒亂尿洗抹乳上服之良方

鼻中息肉人中白瓦焙每食湯服一錢

迎香側陷鼻中白人收人中白末溫水服二錢陷

舌白生瘡漱補並七分枯礬三分研勻有效拭去數次即愈方

小兒口疳人中白銀黃蠟炙焦爲末等分入冰片少許以青布拭淨搽之

走馬牙疳以小許研取下入麝瓶內密塞固濟鍛紅研末入麝香少許點之此汴某多提領方也

又方用獨人尿補中日垢大銀一錢銅錢三分麝香一分和勻點之九有神効

痘疹焰熱人中白或老蠶豆白垢洗淨研末每白湯或酒服二錢

秋石附方

秋石遇元丹久服去百疾強骨髓補精血開心益志補虛損下元俟色運食久則腰下常如大暖藉脫命疾者愈久年命愈盡者則愈之壯盛其法以男子小便十石更多尤妙先清大鍋一口于空室內上用深瓦覆接鍋口以紙條粘石灰泥飯縫并鍋口勿令通風從紙下小便滿之方金

每日取出一次小便滿之若遇出卯便宜下用以收火裏之法酒出卯水少滴水便煎乾即以收火裏

舊罐子內如法固濟入爐煅火爐中最之旋取三兩再研如粉裏蜜煮和丸如綠豆大每服五七丸新加至十五丸空心溫酒或鹽湯下其藥常宜近火或時復養火三五日則功効更也

陰陽二練丹世之煉丹者但得火練法此藥須兼陰陽二練方爲至美火煉乃陽中之陽也而凝人本則稱賭于無證實去味存此離中之虛也水煉乃陰中之陽得水不凝過驟而潤于變味本發質此炊中之質也物皆出于心智二脈合則流于小驚水火隨蛇元武氣外假天地之木火凝而爲體服之還補太陽相火二練眞陽養命之本空心久服陽煉日午服陰煉此極省力與常法功用不侔久服之者愈有人得痼疾且嗽諸方不效服此即瘥有人病顛腦鼓日

研以男兒乳和如膏然日隔乾蒸煮用之。

此丸度爲未嘗者爲九梧子大每午後温酒下三十丸。本草宗錄

秋水乳粉丸　固元陽壯筋骨延年不老却百病用

秋水五錢酒生男乳鹿粉五錢頭生女乳鹿粉五錢乳香一錢五分麝香一分爲末煉蜜爲丸芡子大金箔爲衣鳥金紙包黃蠟匱勿令洩氣每月用乳汁亞服一丸仍日飲乳汁勤之。秋水法用重男女尿逆各一桶入大鍋內用桑柔火熬乾到下入河水一桶攪化隔紙淋過復熬到下水淋練之如此七次其臣如霜或有一斤人糞內上用鐵甑蓋定鹽罨固濟井打三炷香看熟石臣白如玉再研再如前井打燈盞上用水徐徐熬之不可多多則不結不可少少則不升自辰至未過火冷定其還上井起者爲秋水味淡而香乃秋石之精英也服之滋腎水固元腸降痰火其不升者爲秋石也味鹹苦無肉食之弄有小補。博濟方

秋石交感丸　治白濁遺精秋石一兩白茯苓五錢蹈如肥膏蜜油之中秋石鹿角膠炒桑螵蛸炙各半兩白茯苓一兩爲末麩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入參湯下。仁齋直指方

秋石丸　治白濁遺精秋石一兩白茯苓五錢兒茶一錢半薄荷一兩爲末麩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

秋石四精丸　治思慮太過度損陽心氣遺精小便數秋石白茯苓各四兩蓮肉芡實各二兩爲末粟粥和丸梧子大每空心鹽湯下二十丸。永類方

秋石五精丸　常服補益益假太陽真氣也卻煩熱月候血和者禁水調服一錢入口

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鹽湯酒空心下。秋石法用童男童女潔淨無體氣疾病者沐浴更衣各聚一石用漢淨飲食及鹽湯與之忌葱蒜韮辛辣穢惡之物待尿滿缸以水攪澄取人中白各用陽燧凡罐鹽泥固濟鍋紙扎定打火一炷香換鍋紙打七火然後以男女者秤勻和作一處研開以河水化之隔紙七層濾過仍熬成秋石其色雪白用潔淨含漱乳汁和成團覆夜蹲但研用藥月華四十九日數足收貯配藥。證類本草

秋石丸　治白濁遺精秋石用白茯苓月華四十九日數足收貯配藥。證類本草

赤白帶下　澤秋石研末蒸棗肉搗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丸空心醋湯下。方外

嘔食反胃秋石丸　錢白湯下妙。勝方

服丹藥發背人服伏火丹藥多腐侵生藥熱氣內再而上一道人教發風市數十匙都愈仍將復行又教以陰陽秋石用大豆黃蒸煮數遍下迷悉和其湯飲也。王海藏

月經丸附方

熱病傷陰勞丈夫熱病後交接復發鬱怨卵縮入腸腸痛欲絕女人月經乖亦爲末蜜水服方寸匕即定。勝方

秋石丸　治月經不調秋石丸

月經不調秋石丸　治月經不調秋石丸

月經不調秋石丸　治月經不調秋石丸

月經不調

便諸部祀事

吳越吞秋越王句踐石室吳王夷越王句踐蓋十焉

苟蓋曰吳王到乞已日當趨願大王請求間或得見

因求其義而嘗之觀其猶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

尊起即以酒灌地曰大夫有天命越王句踐敢越王句踐

字餘曰因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聞入言于吳王王

召而見之遂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漫惡而出進戶

中越王因拜稽首言曰以古因即以手取其

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因臣何幾賀于大王王王之

疾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

疾至乙巳日有惡氣下入于王王曰何以知

之越王曰下臣嘗聞聲者順數味者順氣聲者死

順時氣者生今者臣聞音大王之聲其惡陳苦且楚

酸是陳也惡者臣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

人也乃救越王得歸其宮宮其牧養之

事如故越王從嘗惡之後逢病日晃消蓋乃令左

右皆食矢尊以亂其氣

左傳襄公十五年鄭駟氏可氏之亂其餘盡在宋都

人以子西伯有二產之故納駟于宋以馬四十乘與

師伐鄭惠師遇宋朝將私焉小惠之其相曰朝也慧

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有僧

有人皆其以子來之相易注樂必無人焉故也

子罕聞之固請錦之

見公怒聞曰或射姑旋焉姑旋命魂之弗神滋怒自

擠于井廢磨于盧以觀潔故及是

樽子內儲說曾參小子之母織帛而投于杼磨于盧以觀潔故及是

而出倚于郎門者朝踞請曰足下無遽賜之餘盡

乎或射曰此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欲長者刑踞

是退及魂射去刑踞因捐水於門竇下魂聞者乞欲

明日且出而河之日請求間或得見

雖然昨日中大夫來射魂曰子之所以不見魂者

以記范雎雎傳曰秦昭王聞雎之賢

雎從秦王閒雎獨口雖無金須臾之間相魏相魏

國除事吉齊飢餓以告魏相魏相大怒使令人笞擊

雎雖雖在笞中寬令數者醉更寢雎

雎者傳越使廢姬後魏之蔡澤拔之趙孝成王孝子

悼襄王立使樂乘代樂毅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

頗逐奔魏之大梁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李牧

抗式逐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用廉頗廉頗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召廉頗頗之仇郭開多廉頗

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三斗肉

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

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

遂不召

漢書鄭食其傳食其號曰高陽人也沛公略地陳留

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將將留邑中

有人皆其以子來之相易注樂必無人焉故也

此風吾所聞從遊矣我先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

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韓安國傳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後安國坐抵

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已死死獄中復坐事甲

自然御溺之師古曰溺音奴吊反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者

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十七安國曰

史迎及魂射去刑踞因捐水於門竇下魂聞者乞欲

明日且出而河之日請求間或得見

雖然昨日中大夫來射魂曰子之所以不見魂者

以記范雎雎傳曰秦昭王聞雎之賢

雎從秦王閒雎獨口雖無金須臾之間相魏相魏

國除事吉齊飢餓以告魏相魏相大怒使令人笞擊

雎雖雖在笞中寬令數者醉更寢雎

雎者傳越使廢姬後魏之蔡澤拔之趙孝成王孝子

悼襄王立使樂乘代樂毅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

頗逐奔魏之大梁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李牧

抗式逐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用廉頗廉頗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召廉

墮地淺沒裸日反從足踐之殘六休婢乞食聞殺投之
顧造二升裸日衆鬼暮日醜惡不可稱陣拉攝林帳
墮石飛揚暮晨不息黃拔鬼驛達一鬼著衣憑衆馬
衛從數十謂樣菊日表夫人仙人勿名作鬼問何
以復鄰機汚答曰舊汚者錢財全軍也投衛者速遷
之微也項之清果爲物所將軍北嘗都太守 ——
魏書拜生生常從奥上夜後寢者謂之天南 ——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延宗又塞第五子也延宗幼
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愛寢上令滿已膝中抱之
曰可儲止有之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審天王
文宣問楊愔愔曰天子無使人在上俄日
禾之以蒸蒸無人奪以銅左右有難忽者後之
隋書韓擒傳其俗以腐死手面于諸喪最高不潔
大唐新語劉仁軌爲洛陽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
時有事遣海義府遂仁軌爲洛陽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
式按之奏式希義府意遂仁軌不以禮或對之復謗
仁軌坐此除名高宗敬之拜大司憲御史大夫奏式
不自儲止枕簟之間欲作何王對曰欲作審天王
如禮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洩耳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御史皆入侍御史邢薊
環後見元忠意變形于色請元忠出覆被以發矣之輕
重元忠辭至薊因謂富元忠驚薊薊驚投曰大夫
淮陳甘苦盡而今陳者公郎日當愈元忠酬直其慈
玉泉子李相編事說氏姓郡忠姬侍甚愛編不書散
愚意薊清意曰有以去數獻之者編欲乞之而去泉

一日編者之左右曰說夫人沐髮必遺來報我既而
果有夫人沐髮來告香編即偽言腹痛且召其女
奴從左右以裝方沐不可遽已即白以所與裝以
皆說
賢奕王莊殺公就開府准參將遊河衛指揮單姓者
行不恰公責折狎之禄公遣論免官歸遺清河單厩
候于江濟北發之則皆責擒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
酸棗也比發之則皆責擒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
下憲官指揮乃逃蘇許焉死者人故發視以愚里人
有伺家殺路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責平其訟而遣
之 ——

多智能會青青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子是疾馬
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俟焉馬繫于樹便說別轡
將裝起自說其所遭囊蜀足曰路如大糞汚吾履矣
便說
賢奕王莊殺公就開府准參將遊河衛指揮單姓者
行不恰公責折狎之禄公遣論免官歸遺清河單厩
候于江濟北發之則皆責擒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
酸棗也比發之則皆責擒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
下憲官指揮乃逃蘇許焉死者人故發視以愚里人
有伺家殺路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責平其訟而遣
之 ——

便病部雜錄

莊子知北遊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
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
曰何其下也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
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清異錄海日房中術水見於道書
玉笑書海地以海鳥腎放水盟人以腎鳥海放海鹹

便溺部外編

指月錄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寫臨濟待者濟一日拈胡餅示師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師曰如何是不二之理濟再拈起餅示之師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無曰阿矢見解

文偃禪師一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形神部總論

關尹子 四符篇
管子 心術篇
莊子 知北遊篇
漢書 司馬遷傳 楊雄傳
淮南子 原道訓 俶真訓 精神訓
白虎通 性情篇
新論 辨神篇
祛疑說 辨神篇 鑒篇之後
公故論 論神篇
文心雕龍 神思篇
病榻寤言 神
圖書編 性神 形質 精神 變論 五臟七情

形神部藝文一

難范縝神滅論 梁范縝
神滅論 沈約
形神論 前人
神不滅論 前人

形神部藝文二

形神詩 晉陶潛
形神部紀事
形神部雜錄

形神部總論

關尹子 四符篇

八儿神明論篇

帝曰天子貴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

曰形謂身形神謂神氣

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測其所以然索之於經

慧然而接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曰何謂形者觀其冥冥而病之所在也邪氣篇

曰思邪之知於身者有名有形無邪

見於色不知於身者有名若有形無邪

其知其情故曰接之不得不知其情

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

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視其顏色聞其音聲

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曰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毋聞人

聲以敗其情也目明者觀於冥冥也志者心之所

之也言心開而志先慧然獨口弗能言者得氣之

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但觀見者與人之所共

視而我獨知之也遇至也言氣志若昏而我猶然

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

見蒼天矣

關尹子 四符篇

水可衍可合精無入大因資固新神無我也故耳

敵前後皆可開無入智柴無入一奇無入冬凋秋物

無入黑不可變無入北霽無入皆橋舌即齒牙成言

無我處無入無我一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

我而天無我皆神只精無我亦可變無

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

者正彼鬼神者時睡則特寤者在彼者非此

精神水也地也五行互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

者之精一滴無存亡萬君之神一歘無起滅前惟無

我無入無言無形無手形目冥冥測其所以然索之於

水故精者魂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者水精者土木生水魂主金金生

水故精者魂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

藏之所以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魂在地爲魄在人爲精神在

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神魂如萬物之魂魄如萬物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

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魄如金爲物可合爲一水以我

之精合天地萬物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精如木之

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

吾神吾魂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

因魄有然五行周環不已所以我之偶心流轉造化

矣德萬歲木有窮極

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

桴已往失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知我

之精鼓之聲知我之神其餘者皆而已矣鼓之魂魄知夫俟

往燥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夫果之有核必待水

火土三者具交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澄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雜而人以浪合之故於於其中橫見有事物觀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夜矢而見於書神合平精故所見我獨蓋精夫者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者神未嘗有我

知夫此身如蓍中身隱情所見者可以幾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蔡中物隱情所見者可以礙精作物而竊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知知如水生水吸風以養神知知如火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滅水以養精精之所以窮靡火以養神神之所以假內以延精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人勤於體者神不外敗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

管子

心術篇

世人之所疑者精也去欲則宜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靜矣神者至貴也故能不群陰則貴人不命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莊子

解老篇

書之所謂治人者道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悲智識之任特極靈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百體枵之任特極靈則費神多費神者其智慮也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昏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嘗知治人者其思慮靜夜惟不去孔敷意思慮靜故德不去孔敷意思和夜惟不去孔敷意思和故能和氣自入故曰至德渾厚孔敷意思慮靜故德不去孔敷意思和故能和氣自入故曰至德渾厚

凡所謂患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德不患人則魂魄不去魂魄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患人則魂魄不去魂魄去而精神不亂患人之謂有德上盛者積而見不亂其精神則德者在於民矣

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公論六家要指

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原道訓

夫好者與形俱出其志形備而性命成成而形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天地之大登丘而可望焉終不能見也

是以聖人之於物也無所不容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皆公矢寡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虎其兄搏戶而入謂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就八方務易志異心變神異形化方其爲虎也二者代謝別馳各樂其成形投猶鈹帽是非無端孤知其所萌爲木欝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淫而爲水水木相勝爲於前後若周故而遷孰貴其所苦樂乎是故形爲於寒暑燥濕之處者形短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志者神盡而形有餘故形爲之死也刻之若能投物之死也刻之猶書夜時既者其鬼鏡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凌天聖人用心虛性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祭不禱其實不盈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漏厥神性洩以儘靜雖拔衝杓之氣莫不彌廉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物群狂不知東西合幅而游於度而混交被天和食於地悉以地爲是非相於忘形忘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而使之毋淫其性續無而有之毋遠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繁殖實罰不施而天下實服其道可以大美興是故像形者神之舍也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芒芴芴漠漠洞洞澒澒蒙蒙鴻鴻濛濛翼翼芒芒芴芴是謂太一其所經極溟涬乎莫知其所止其所終極淪於無窮芒芒芴芴是謂太一其所經極溟涬乎莫知其所止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化生故曰淳和之氣生乎陰陽陰陽之合和而萬物生陰陽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故精神者人之所受以生也骨肉者人之所受以成也精神入則骨肉安骨肉堅而精神生焉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溺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經四時爲紀天靜地定萬物失之內而死於外者生夫精靈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戒而不在外有人之所以內者失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者失之於外者失之也而形體者鳥獸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卯月而胎巳月而肌五月而脈七月而動九月而生生者體也成五藏而肺主目目者精之所舍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受於地也故曰一生

憎死而不辭聚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去而弗留隨其來而弗拒一棺之衣而
安之不知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知其死也有一棺之衣吾知其生也有一抔之土
吾生之其然有形之物不以物物者不能不有物者又安知所物者恍乎其無形之中也
故側吾生也物不以益累吾死也土不以加厚者又安知所物者恍乎其造化者之覆載物也
譬猶用人之疵地也取之地而已爲器爲瓴爲甓爲甋爲瓦爲甎爲甃爲
木雘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碎瓦甓甋而復歸於地也無以異其
及木以浸其懷江木弗增也苦茶之家決汜而注之
江海木弗減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潤也其
江海木弗減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潤也其
位雷世而樂其美天地無者德之郛也喜怒者道之
邑也好惡者心之寨也是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化者制與除俱閉動則與俱開精神潛然無極
之鄉制與除俱閉動則與俱開精神潛然無極
之鄉物敝而天下自厭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寶也形苦而不勝故心休則勝形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
貴而尊之至也夫物神之可貴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
之寶之至也夫物神之可貴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
是故聖人以無思有心以虛受貴必窮其地鄙
恬愉虛靜心之至也無所其疏無所其親抱都
始和以順於天與道爲人者天地之德也爲鄙始不爲
則先魂魄載其七而爲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
曰至神所謂無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
若虛不言所謂無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
若虛不言所謂無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
若虛不言

位貴賤何足以塞志也奚子臯瞿程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逢華然戰而死若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道以仁而不刼以兵隨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挫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百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重故讓包子罕不以玉爲寶故不受寶疏不以有國爲重故讓包子罕不以玉爲寶故不受寶者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尊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酒外此其餘無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其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者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述許由之意全務韜晦遺榮冥廷陵季子不受吳國而歸開用者懸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春秋者魏矣務光不受湯之聘而投於世而貪有小者也聞大言者則知和而狀自以爲無爲試爲之聲是故擴巢傳乃始仍仍然知其益微之見卷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耕釣氓之徒也夫以天下爲重之道知性者盡性也夫以天下爲重者學者之建鼓矣尊勢利人之所貪也便之左櫫天下圖而右手刎其愛恩也夫由此觀之生身於天下也是人之貴其和有天下無天下者也今精人教益寸人可以發而教之人教者人之寶也教之爲人可以發而教之爲人之寶也腹藏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饑與守其舊慮有其并一貫有人大駕破除大書整爲大變爲期大佈生狂除機去禍莫若者未始出其宗乃爲之通而清目而不改其行爲鬼之通而清目而不改其行爲鬼之通而清目而不改其行爲鬼

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

新論

清神篇

形者心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故欲神都而心和而形全神凝則心善心善則形備傳精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治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保心則不誘於外神怡心清則形無累矣虛空任己吉凶生矣人之精於靈而稟於形者以靈能清也鍾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猶則矩滅形都則神清濁滅則內怒矣靈神清則外柔不入人清歌柔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風雅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樂動自外至也大一泉一柴者集正性況萬物之柔而能使懼以生心神徵故萬人鬱張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形體以感一生生能無傳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也耳目之與聲色鼻口之與芳味肌膚之於安逸其情一也七竅徇於所愛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乘於趣捨則五藏沿蕩而不安嗜慾運歸於小心所樂乘於內變衍於外淫之源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收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開口而不言樂心而不慮身而忘體故智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得利不能惑容身而處逸情而游一氣浩然渾自於東故形不養而心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駢拇篇

陽神除意之說

有客聚集僑女雜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寶禪師入定事謂雪寶以曬先成王公疑至關之禪故不能持物而遁紫陽以全丹疑至關之禪故不能持果而遁此事之所無不必深辨大槩先當以此別性宗與神形俱修之功用不同因路客曰關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物也今山鬼物精邪鬼而已然對後每以此問人是有其說為神可平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是有其文公故切

論精神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但知也不妨又曰昏是者是慢如臨君父酒星必不如此又曰若悟且磨無若問非是讀書過意後後知此是纖收斂來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後如此

論神

是魔平地涯咫而廣于五而進之亦如是而已今儒按柄於平地乘而履已杌陧而不安登而為溟之澤慮者必殷慄毛聚汗出氣奪又移而為之不測之酒臨而凝之身是皆有大步武之地不過登定之外廣筏何與焉而必相憑者與生於屍體之氣氣生於神貫蘊承綱舟運斤非人能之均一其神也則醉人不懼其神也達人不礙其神固也賢人不惑其神藏也高人不妄其神守也聖人不蔽其情無也皆常無實於好惡無實必以為可惡無地皆金璧珠玉而丸球者不多得且不常有變必以為

奇情異見移見與雪寶禪師入定病相無言

元神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能養神之宅合形能屬陰形則生神離形能陽陰以為資勝以產為用心者靈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裕心虛則神守玉皇司籙真云皆在心內運靈夜存之得長生黃庭中庭洞虛故黃庭內景云神在心內運靈夜存之得長生黃庭中庭洞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黃生而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忘生之謂也神以氣為資氣為神所藏者深矣

圖書編

精神問答

問人時有志之十多知收斂精神則有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知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體極天子之圖而一言以蓋天下之運者也是故心以為之根數象乎聖果而為全株實樹者也蓋吾人此心祇天及地貫天地合一冥融於此身之中而淵有於此身之外其精靈靈明而而眼耳鼻舌諸之精於應圓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運精而為知覺是知覺雖精而為神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服神而身運用是運用雖神所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祝天地貫天合以為心則其精神亦貫天地古今以為精為神以耳目手足四肢百體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運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指之神運而無方者自與人殊

夫是以爲父子足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煢然經綸天下之天經而儕治均平之無不備矣者端白卓立天下之大本格致誠正之無不純全者出之無窮也此也彼治法完備自家精神以爲長生久視之術者安足語此

精神總論

夫精神之道至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則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所以立人道之先祇幽明之故皆本物也豈可以不思乎人皆曰我之精神不知盈天地間唯一精神而彼我之非知道矣故者無物也以天地之神爲精神不至德至道不凝其物吾知無吾存而神不吾存精神不吾存精神不吾用是以昧始終生死之故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自與萬物不均其朽腐聖所以公聖愚所以公愚其可以不思乎雖然精者常存之實體神者愚物之妙用故精神之主也君子之學貴專而不之於人易中庸曰君子成德者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矣顯乎微君子慎其獨也所謂慎者精之謂也所謂者天下之至一而偶一之謂也此所謂也所謂者精之謂也所謂者天下之至一而偶一之謂也所謂也所謂者天下之有聲者有色者無物不啓者自生必有隱微不可睹聞者主乎其中豈後聲色得以生於人易曰聲色生於不聞無也聲色得以生於不睹不聞者生於不聞無也聲色生於不聞無也聲色生於不聞者無也聲色生於不聞者無也聲色生於不聞者